

反义复合词“好歹”的语法化及主观化

方一新¹, 曾丹²

(1. 浙江大学 汉语史研究中心, 浙江 杭州 310028; 2. 浙江大学 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 浙江 杭州 310028)

[摘要]“好歹”是由表反义关系的形容词“好”和“歹”通过经常连用而逐步凝固成词的。根据功能的不同,“好歹”可分为名词和副词两类。名词“好歹”的形成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条是通过其中一个成分语义的失落,形成偏义复合词;另一条则是通过转喻,代指事件或情况的结果。其中后者的语法化程度高于前者。副词“好歹”既可表时间,也可表语气。从认知角度看,概念结构的隐喻是时间副词“好歹”产生的根本机制,而转喻则是语气副词“好歹”形成的内在动因。语气副词“好歹”的主观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好歹”出现的语言环境有了变化,二是“好歹”的句法位置变得更加灵活。

[关键词] 好歹; 转喻; 隐喻; 语法化; 主观化

[中图分类号] H14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942X(2007)01-0064-07

The Grammaticalization and Subjectivization of The Antonymous Compound Haodai

FANG Yi-xin¹, ZENG Dan²

(1. Research Center for History of Chinese Language,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2. Research Center of Language and Cognition,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Haodai (好歹 in Chinese or good-bad) is a new term emerging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It was formed of the two collocated antonymous adjectives hao (好 or good) and dai (歹 or bad). On the basis of the examples found in the documents, this paper is an attempt to delineate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meaning of haodai, systematically study the grammaticalization and subjectivization of haodai from the cognitive perspective, and reveal its inner motivation and cognitive law.

According to its different functions, haodai can be divided into noun and adverb. The noun haodai has two origins. One is that it becomes a unilateral compound due to the loss of the meaning of one component; two is that by means of metonymy it indicates the result of things or situations. The degree of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the latter i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former. The adverb haodai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emporal adverb and modal adverb.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metaphor of the structural unit is the basic mechanism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ormer, and metonymy is the inner motivation of that of the latter. According to the degree

[收稿日期] 2006-07-03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 <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作者简介] 1. 方一新(1957-),男,浙江黄岩人,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汉语词汇史及训诂学研究; 2. 曾丹(1978-),女,湖南湘潭人,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汉语词汇、语法的认知研究。

of its mood, the meaning of modal adverb haodai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grades: concededly < in any case < all to nothing.

The subjectivity of modal adverb haodai is strong. Tracing it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he author discovers that its subjectivity has gradually intensified. That is chiefly manifested in two aspects. (1) Its linguistic environment has changed. Originally, it occurs primarily in the sentences in which things have already happened. Subsequently, it can occur in the sentences in which things have not materialized yet. Here it indicates the speakers' desire, emotion or evaluation. (2) Its syntactic position becomes flexible. Originally, it occurs mainly after the subject of a sentence, giving emphasis to the comments of an utterance. Subsequently, it can occur both after and before the subject of a sentence, modifying the proposition of the whole sentence. That is a process of subjectivization.

Key words: haodai (好歹/ good+bad); metonymy; metaphor; grammaticalization; subjectivization

“好歹”是近代汉语中的一个新词,它由表反义关系的形容词“好”和“歹”通过经常连用而逐步凝固成词。“好”属于汉语中固有的成分,早在先秦文献中就已广泛使用;而“歹”学界一般认为是蒙古语借词。“歹”的主要意义是“恶,坏;与‘好’相对”,它“不见于五代北宋,突兴于南宋末期,而盛行于元明以及今日”^{[1]35}。对于“好歹”,学界尚无专文探讨,但一些论著在讨论相关问题时也有所涉及。如太田辰夫认为:“(好歹)这个词是从‘好也罢坏也罢’的意义引申为无论如何、不管怎样的意思的,在现代汉语中用于希求的场合,从前也有不是这样的。”^{[2]268}《现代汉语八百词》列“好歹”条,分名词和副词两类进行了解释^{[3]259-260}。顾之川讨论了明代汉语中的“好歹”后指出:“‘好歹’作为一个反义词素构成的复合词,明代不仅常见,而且有多种含义。”^{[4]259}张谊生则在谈“反义对立式语气副词的性质、功能和成因”时论及“好歹”^{[5]319-352}。此外,杨荣祥把“好歹”归入反义并列复合式,称之为“合成副词”^{[6]85-86}。但这些论述从总体上看都还不是对“好歹”词义的系统梳理,也未能清晰地揭示“好歹”的词义系列以及词义演变的线索。本文在调查文献用例的基础上,将“好歹”分为名词和副词两类进行具体分析,勾勒“好歹”的词义演变轨迹,尝试从认知角度较为系统地研究“好歹”的语法化及主观化过程,揭示其演变的内在动因和认知规律。

一、非反义复合词的“好歹”

经过笔者分析,有两类“好歹”不属于本文讨论的范围。

一类是作谓语的“好歹”。它与我们所要研究的反义复合词“好歹”只是同形,两者之间并无直接联系。例如:

(1) 哥哥,你好歹也!我女孩儿救了你性命,不指望你来谢他,倒着你卖了他那。(元王晔《嫁周公》二折)

(2) 姐夫,嗨,你好歹也!我问你借具牛,你借便借,不借便罢,骂我是绝户,白白的受他一

关于“歹”的来源及产生年代,学界观点不一。可参看李思纯《说歹》(载《江村十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35页),徐复《徐复语言文字学丛稿》(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2-13、26-29页),蒋冀骋、吴福祥《近代汉语纲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96页),徐时仪《“歹”字演变探微》(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4期,第73-75页)等。其中多数学者认为“歹”产生于宋末或元代。

据2001年“世界著名大学汉学系(所)主任(汉学家)国际学术研讨会”(北京)会议论文目录所载,李立撰有《并列式双音词及其中的一小类“反正、好歹、左右、死活”等词的用法考察》一文,惜未寓目。

场气。(元高茂卿《两团圆》二折)

(3) 嗨,师父好歹也!将这六甲天书倒传与他,传与我的天书原来是假的!(元无名氏《马陵道》二折)

以上例句中的“好歹”均为偏正结构词组,“好”为程度副词,修饰形容词“歹”,“好歹”犹今言“好坏”、“真坏”,形容坏到极点。其实,“好”的副词用法在元代以前就已产生,并且被广泛运用。例如:

(4) 清秋华发好相似,却把钓竿归去来。(唐赵嘏《江上逢许逸人》)

(5) 者汉大痴,好不自知。恰见宽纵,苟徒过时。(《敦煌变文校注·燕子赋》)

(6) 风儿又起,雨儿又煞,好愁人天色。(宋石孝友《西地锦》)

(7) 这呆厮好无礼也,你怎么抱住我两只手臂?(元高文秀《双献功》三折)

程度副词“好”能与形容词、动词搭配,构成偏正关系的词组。由程度副词加形容词所构成的词组“好歹”,结构较为松散,此后也没有进一步语法化的迹象。它与本文所要讨论的反义复合词“好歹”虽然字面相同,却并不具有内在联系,因此不在本文的研究范围之内。

另一类是不具有并列或修饰关系的“好歹”。此时“好”和“歹”虽然呈线性排列,却不在同一句法层面上,例如:

(8) 你好歹口也,他听着哩。(元高文秀《双献功》楔子)

(9) 哎,这好歹斗的书生,好放刁的贼子。(元萧德祥《杀狗劝夫》四折)

例(8)、例(9)中,“歹口”和“歹斗”均已凝固成词,分别表示“说话不中听”、“凶狠”^{[7][107]}的意思。“好”是“歹口”、“歹斗”的修饰成分,此时的“好”和“歹”处于不同的句法层面。这种情况笔者也予以排除。

二、名词“好歹”

在元杂剧中,“好歹”常常出现在宾语位置上。例如:

(10) 做儿的不知好歹,做娘的不辨清浊。(元郑廷玉《金凤钗》二折)

(11) 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元关汉卿《窦娥冤》三折)

例(10)、例(11)中的“好歹”从严格意义上说还不是词,它们分别与“清浊”、“贤愚”对应,其成分间的关系并不十分紧密,可以理解为“好和歹”。此时的“好歹”还处在从词组到词的过渡阶段。

随着“好歹”使用频率的不断增加,“好”与“歹”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密,并最终凝固成词。分析文献我们不难发现,名词“好歹”的词汇化主要是通过两条途径来实现的:一条是通过其中一个成分语义的失落,另一条则是转喻。

在此先分析第一条途径。请看以下例句:

(12) 颇奈大耳汉无礼,酒筵间搬调俺父亲,论俺弟兄好歹。(元高文秀《襄阳会》一折)

(13) 俺哥哥若有些好歹,我不道的轻饶素放了你! (元李文蔚《燕青博鱼》一折)

例(12)、例(13)中的“好歹”已经凝固成词,它是通过其中一个成分语义的失落来完成词汇化的。此时“好歹”的语义偏向“歹”,“论俺弟兄好歹”即“说俺弟兄的坏处”,“有些好歹”犹言“有三长两短”、“有不测”。表偏义的“好歹”在后世文献中较为常见,可理解为“意外的事故”,多指死亡。例如:

(14) 若孩儿有些好歹,老身性命也便休了! (《水浒传》五十一回)

(15) 这会子你倘或有个好歹,丢下我,叫我靠那一个! (《红楼梦》三十三回)

本文所谓“语法化”取其广义的概念,即将词汇化视为语法化的一个阶段,指从非词到词的演变过程。

以上例句中的“好歹”均偏向“歹”,意指丧命、死亡,通常前面有表示假设的连词“若”、“倘或”、“万一”、“要是”等,并与“有”、“有个”、“有些”连用。这一用法沿用至今。

偏义复合词的语义构成相当特殊。一般而言,复合词的语义是由其构成语素的语义融合而成的,而偏义复合词却只选择其中一方的语义内容而完全摒弃另一方,这种语义取舍的方式较为极端,无法真正将构词语素融为一体。因此,与其他复合词相比,偏义复合词的语法化程度要低一些。

接下来再分析第二条途径。如以下例句:

(16) 今番务要和你见个好歹。(元高文秀《遇上皇》一折)

(17) 问他一声,便知道个好歹。(元无名氏《渔樵记》三折)

例(16)、例(17)中的“好歹”,其意义是由构词语素共同承担的。“见个好歹”、“知道个好歹”中的“好歹”既不是“好”与“歹”的简单并列,也不是偏指一方,而是通过转喻来代指事件或结果,等同于“分晓”。转喻是认知心理的基本特征之一,人们常常采用某一事物易理解或易领悟的方面,来表示该事物的整体或部分。就“好歹”而言,“好”和“歹”都是对事物情况的一种评价,从语义场的角度来看,它们是同一个语义场的对立两极。用“好歹”来转指事件或结果属于概念转喻中的“部分代整体”,即用对结果的评价来指代结果本身。通过转喻方式而形成的“好歹”,其构成语素间的分界已经消失,语义也融合为一个整体,因此,它的语法化程度较表偏义的“好歹”高。“好歹”的这一用法一直延续到后代。例如:

(18) 老孙还要打开那门,与他见个好歹,恐师父在此疑虑盼望,故先来回个信息。(《西游记》十九回)

(19) 老母道:“我转寒冰岭上,取动天兵天将来,一定要与他见个好歹。”(《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四十三回)

三、副词“好歹”

在文献中,反义复合词“好歹”可以出现在状语位置上,用以修饰句子的述题。“好歹”由反义形容词的并列连用发展成为一个凝固的结构,其功能和意义都有了很大的改变。

从功能上看,它由形容词词组转变为副词;从意义上看,它的语义不再是构成成分意义的简单相加,而是在一定的语法化机制作用下变得越来越虚化。具体而言,副词“好歹”主要有以下两种用法。

第一,“好歹”作时间副词,相当于“早晚”、“迟早”。例如:

(20) 今夜好歹来也,则管里作念的眼前活现。(元白朴《墙头马上》二折)

(21) 兄弟,拿他做甚么?他吃了酒好歹去也。(元李文蔚《燕青博鱼》三折)

(22) 如今那老婆子害病,我讨服毒药与他吃了,药死那老婆子,这小妮子好歹做我的老婆。(元关汉卿《窦娥冤》二折)

(23) 兀那妇人,你放心,等你孩儿成人长大,我着你子母每好歹有所见的日子哩。(元关汉卿《五侯宴》二折)

(24) 姐姐省烦恼,俺好歹有一日见玄德公也。(元无名氏《千里独行》二折)

表时间的副词“好歹”细分起来又有两类:一类用来“泛指临近的某个时间点”,如例(20)、例(21);另一类则表示“或早或晚”之义,如例(22)、例(23)、例(24)。“好歹”用作时间副词,从认知的角度看可归因于概念结构的隐喻。在汉语中,一些常见的反义语素往往联合成词,如“多少”、“大小”、“高低”等。构成方式的象似性是它们产生语义隐喻的基础。根据“形式相似,意义相近”的象

似原则,语言使用者从“早晚”、“好歹”的结构形式的相似类推出它们语义上的某种联系,这种联系往往体现在语法化程度较高的一些义项上。“好歹”的这一隐喻过程是人类认知心理的一种反映。以相同方式隐喻出时间副词用法的还有“横竖”,例如:

(25) 你娘儿们先不必急着问,横竖不出三日,一定叫你们见着十三妹,如何?(《儿女英雄传》十四回)

(26) 宝玉道:“横竖慢慢的自然明白了。”(《红楼梦》八十六回)

其实,一些常用的反义复合词都是通过隐喻来建立它们之间的语义联系的。如“多少”、“大小”、“高低”均可以用来表示数量,“始终”、“长短”、“反正”均可以用来表示坚定的语气,隐喻机制在它们的语义发展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二,“好歹”作语气副词。太田辰夫将其归为情态副词^{[2]268}。语气和情态是密切相关的两个概念,它们常被用来指称同一现象。本文采用汉语学界的常用名称,这与太田辰夫的观点并不矛盾。太田辰夫认为:“(好歹)这个词是从‘好也罢歹也罢’的意义引申为无论如何、不管怎样的意思的。”^{[2]268}笔者赞成这一观点。因为在分析文献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些“好共歹”作状语的例子,这说明语气副词“好歹”的形成曾经历从词组到词的演变,而不是一开始就以词的身份出现。例如:

(27) 只说道夫人时下有人唧唧,好共歹不着你落空。(元王实甫《西厢记》二本五折)

(28) 您孩儿受的苦,好共歹我嫁他。(元王实甫《破窑记》一折)

(29) 父亲,您孩儿好共歹走一遭去。父亲不着您孩儿去呵,我就着这压衣服的刀子觅个死处。(元张国宾《合汗衫》二折)

以上例句中的“好共歹”可以理解为“好也罢歹也罢”,表示“无论好与歹都会做某事”。

前文已经提到,“好”和“歹”是对事物或情况的评价,从语义场的角度来看,它们是同一个语义场的对立两极。在转喻思维的作用下,人们很容易用它们来指代所有情况。这时,“好也罢歹也罢、无论好与歹”便引申成为“无论如何、不管怎样”。例如:

(30) 相公,这毒药在谁家合来?这服药好歹有个着落。(元孟汉卿《魔合罗》三折)

(31) 俺每只等吃酒,他便吹箫,好歹也要吃得醉饱了才去。(元李寿卿《伍员吹箫》三折)

(32) 凡百事好歹有个商量。(元无名氏《刘弘嫁婢》二折)

因为语气副词表示的是说话人的主观态度,基于语用的需要,“好歹”所表达的语气出现了弱化和强化两种倾向。语气减弱的“好歹”相当于“将就”、“凑合”。例如:

(33) 李廉使,你无个面皮,好歹也看俺一殿之臣。(元无名氏《延安府》二折)

(34) (旦云)我不会唱。(庆甫云)你好歹唱一个曲儿,我吃不了的闷酒。(元无名氏《黄花峪》一折)

例(33)和例(34)中的“好歹”均表示委婉的祈使语气,表明说话人希望听话人能将就着做某事。此时“好歹”的主观使役性较弱。

语气增强的“好歹”则相当于“一定、务必”。例如:

(35) 既然见了你,好歹要成合,不肯便杀了你。(元贾仲明《玉梳记》三折)

(36) 闲语休说,好歹要房宿饭钱还我。(元郑光祖《王粲登楼》一折)

(37) 解元,趁此清暇,好歹多饮几杯咱。(元乔吉《两世姻缘》一折)

例(35)至例(37)中的“好歹”语气强烈,或表明说话人自身的一种强烈意愿,如例(35);或要求听话人一定要做某事,如例(36)、例(37)。前者表意愿,后者表祈使,两者同属于意志情态范畴。

根据语气的强弱,我们可以将“好歹”的三个义项按语义等级进行排列:

“将就、凑合”

[弱项]

“无论如何、不管怎样”

[中项]

“一定、务必”

[强项]

四、语气副词“好歹”的主观化

语言是具有“主观性”的。所谓“主观性”是指“在话语中多多少少总是含有说话人‘自我’的表现成分,也就是说,说话人在说出一段话的同时表明自己对这段话的立场、态度和感情,从而在话语中留下自我的印记”^{[8]268}。“主观化”则是指语言为表现这种主观性而采用相应的结构形式或经历相应的演变过程。^{[8]268}下面,笔者尝试探讨语气副词“好歹”的主观化问题。

“好歹”是一个口语性极强的复合词,多出现在白话文献当中,在文言文中使用较少。笔者选取了几部有代表性的明代文献,对其中出现的语气副词“好歹”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见表1):

表1 明代文献中语气副词“好歹”的数量

书 名	语气副词“好歹”的出现次数	语气副词“好歹”的出现环境	
		文本叙述	对话或思量
《三国演义》	5	0	5
《剪灯新话》	0	0	0
《金瓶梅》	63	1	62
《初刻拍案惊奇》	13	0	13
《二刻拍案惊奇》	25	2	23

《三国演义》、《剪灯新话》分别是明代长篇文言小说和短篇文言小说集的代表,在这些典型的文言作品中,语气副词“好歹”出现的频率极低,而在《金瓶梅》和“二拍”等白话小说中出现的频度却要高得多。就其出现的语言环境而言,则主要是在对话或思量的情形中。我们知道,这种语境中的话语通常是用来表明说话者或思考者的立场、态度或情感的,由此可见,语气副词“好歹”带有极强的主观色彩。

从语气副词“好歹”的发展历程来看,它的主观性在逐步增强。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好歹”出现的语言环境有了变化;二是“好歹”的句法位置变得更加灵活。

“好歹”能出现在已然句中,宣告一个与某个已有命题相关的事实。例如:

(38) 我好歹也是财主人家女儿,着我如今叫街!(元张国宾《合汗衫》三折)

(39) (旦儿云) 怎么是盆儿罐儿?(折拆驴云) 他好歹有耳朵也。(元无名氏《独角牛》二折)

(40) 你如今富贵了,亏了谁来? 好歹亏了王秀才。我替你家开了解典库,挣下这等前堂后馆,走马门楼。金银器皿,不知其数。(元无名氏《刘弘嫁婢》一折)

例(38)至例(40)的“好歹”均用以指明已然事实,表示说话人对该事实的认定和强调。例(38)中,“我也是财主人家女儿”,这是已经存在的事实,加上“好歹”,目的在于突出、强调。例(39)、例(40)同样如此。例(40)承上省略了主语“你”,“(你)亏了王秀才”,是已经发生的情况,说话人用语气副词“好歹”来进一步表明对该事实的确认。此时,“好歹”突出的是说话人基于客观事实所表现出的对自身知识或认知的主观态度,虽然带有主观色彩,但其语义焦点仍在于对客观事实的认定。

当“好歹”用于未然句时,它的主观化程度则大大加深,表示的是说话人的意志或对说话内容的情感和评价。由于句子所叙述的事件在说话的当下并没有实现,说话人的主观能动性大大增强,“好歹”不再是对客观事实的认定,而是对说话人主观意志的强调。此时的“好歹”属于意志情态范畴。前文所提到的表意愿和表祈使的“好歹”均属此类。

我们再从句法位置的角度来看“好歹”的主观化问题。在产生之初,语气副词“好歹”主要出现

在主语之后,用以强调句子的述题。例如:

(41) 我现授大元帅之职,你是太尉的女儿,你这般羞辱我,我好歹杀了你个淫妇!(元马致远《黄粱梦》二折)

(42) 你既往北京去时,我是高丽人,汉儿地面里不惯行,你好歹拖带我,做火伴去。《老乞大谚解》

(43) 这孩儿们怎么这般定害我?一壁厢去浪荡不的?好歹吃打去!《朴通事谚解》

例(43)较为特殊,但仍是主语在前,“好歹”在后。“好歹吃打去”的主语承前省略,补上主语则应是“(这孩儿们) 好歹吃打去”。

后来,“好歹”的主观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在句法位置上体现为它不仅出现在主语之后修饰述题,还常常出现在主语之前修饰整个命题。例如:

(44) 你二娘这里没人,明日好歹你来帮扶天福儿,看着人搬家火过去。《金瓶梅词话》十九回)

(45) 这是你老娘卖儿子的钱,好歹你到市上走一遭,我便将此做了盘缠,归去探望婆婆。《石点头》十一卷)

(46) 我有一件事,用些冰片麝香使用,好歹舅舅每样赊四两给我,八月里按数送了银子来。《红楼梦》二十四回)

(47) 我想你已经出过一回门,今年又长了一岁了,好歹你亲自到南京走一遭,取了存折,支了利钱寄回来。《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二回)

(48) 好歹我一个人去,有了差使,仍旧接了你们去;谋不着差事,我总要回来打算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九十四回)

“语言成分在语符序列中的位置与语言成分的主观程度也有密切的关系。通常主观性强的成分处于句子的外围,主观性弱的成分处于句子的内层。”^{[9]27}“好歹”由修饰述题发展到修饰整个命题,恰恰反映了其主观性的不断加深。

本文系统研究了反义复合词“好歹”的语法化和主观化过程,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根据功能的不同,“好歹”可以分为名词和副词两类。名词“好歹”的词汇化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条是通过其中一个成分语义的失落来完成;另一条则是通过转喻的方式来完成。第二,副词“好歹”既可表时间,也可表语气。从认知的角度看,概念结构的隐喻是时间副词“好歹”产生的根本机制,而转喻思维则是语气副词“好歹”形成的内在动因。语气副词“好歹”的语义可根据语气的强弱程度分为三个等级,由弱到强依次为:将就、凑合<无论如何、不管怎样<一定、务必。第三,语气副词“好歹”的主观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好歹”出现的语言环境有了变化;二是“好歹”的句法位置变得更加灵活。

[参 考 文 献]

- [1] 李思纯. 说歹[A]. 李思纯. 江村十论[C].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24 - 35. [Li Sichun. On Dai[A]. Li Sichun. Ten Comments on Jiangcun[C].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57.]
- [2] 太田辰夫. 中国语历史文法[M]. 蒋绍愚,徐昌华,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Taitian Chenfu. A Historical Grammar of Modern Chinese[M]. Trans. Jiang Shaoyu, Xu Changhua. Beijing: Peking UP, 2003.]
- [3] 吕叔湘. 现代汉语八百词[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Lu Shuxiang. 8 Hundred Words of Modern Chinese [M].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99.]

- [4] 顾之川. 明代汉语词汇研究[M].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0. [Gu Zhichuan. A Study of Vocabulary in Ming Dynasty[M]. Kaifeng: Henan UP, 2000.]
- [5] 张谊生. 现代汉语副词探索[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4. [Zhang Yisheng. An Exploration of Adverbs in Modern Chinese[M]. Shanghai: Xuelin Publishing House, 2004.]
- [6] 杨荣祥. 近代汉语副词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Yang Rongxiang. A Study of Adverbs in Old Mandarin[M].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5.]
- [7] 龙潜庵. 宋元语言词典[Z].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5. [Long Qian'an. A Dictionary of the Language in Song and Yuan Dynasty[Z]. Shanghai: Shanghai Lexicographical Publishing House, 1985.]
- [8] 沈家煊. 语言的“主观性”和“主观化”[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1, (4): 268 - 275. [Shen Jiaxuan. A Survey of Studies on Subjectivity and Subjectivisation[J].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2001, (4): 268 - 275.]
- [9] 史金生. 语气副词的范围、类别和共现顺序[J]. 中国语文, 2003, (1): 17 - 31. [Shi Jinsheng. On the Scope, Type and Order of Sequential Use of Modal Adverbs[J]. Chinese Language, 2003, (1): 17 - 31.]

邮发代号: 国内 32 - 35

国际: BM 372

欢迎订阅 2007 年《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是由教育部主管、浙江大学主办的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刊物, 是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工程”入选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全国双十佳社科学报、全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全国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历年来源期刊, 并被国际重要检索机构美国《剑桥科学文摘》(CSA)收录。《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是全国最先采用“同行专家双向匿名审稿制”的人文社科类学术期刊之一(1998), 在学界享有较高声誉。《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为双月刊, 大 16 开本, 逢单月 10 日出版, 全年共 6 期。

刊号: ISSN 1008 - 942X, CN 33 - 1237/C

定价: 每期定价 15.00 元, 全年定价 90.00 元, 欢迎向各地邮局订阅。

联系地址: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编辑室 邮编: 310028

电话: 0571 - 88925616 88273210 电子信箱: zdxh_w@zju.edu.cn

本刊网址 · 在线杂志: <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